

浮生六记

〔清〕沈复著 高崖子译注

「国学典藏」

浮生六记

(清) 沈复 著

高崖子 译注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六记 / (清) 沈复著; 高崖子译注. — 北京:
作家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063-8673-9

I. ①浮… II. ①沈… ②高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清代 ②《浮生六记》—译文 ③《浮生六记》—注释 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06669号

浮生六记

作 者: [清] 沈复

译 注: 高崖子

责任编辑: 王 旻 杨兵兵

装帧设计: 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6 × 210

字 数: 160千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673-9

定 价: 32.8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事如春梦了无痕。

序 言

沈复（1763-1825），字三白，号梅逸，清乾隆二十八年生于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。沈复其人，工诗画，善散文，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，他既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，也不是知名的文人墨客，他终生以游幕、经商、作画为业，浪迹天下，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，故此，其文章风格有着比较深刻的现实主义色彩。

关于本书的成因，据史料记载，当是如此：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，因为得到幼时好友石韞玉的举荐，沈复在赴琉球的使团中谋得一职。在历尽艰险、九死一生的海上旅途中，在生与死的体验中，沈复回忆起自己过往的人生，不禁产生了“浮生若梦”的感慨，于是挥笔写就自传体散文《浮生六记》。在开卷之初他便这样写道：“东坡云：‘事如春梦了无痕’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”事实上，这正是《浮生六记》得以问世的缘由。

一般来说，凡是伟大的作品大多能去沙存金，为人传诵，而这本书能流传下来堪称幸运。据俞平伯先生在《浮生六记》年表中记载，本书应是写成于清嘉庆戊辰年（1808）或稍后，当时只有作者的手稿，并未刊刻出版，所以不为世人所知，如果不发生意外，这本书很可能就此湮没无闻。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部手稿却奇迹似的保存了半个世纪，直到清代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它，并慧眼识珠，将其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，并最终于1877年以活字版发行于世。此后，本书风行一时，多次印刷，有诸多版本，受到众多的欢迎和追捧，时至今日，依然有许多拥趸。

《浮生六记》共六篇，故名“六记”，可惜，现在已遗失其二。文中，作者沈复以简单而又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他的爱情故事、人生变故、闲情逸趣、浪游快记等，其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与众不同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性格特征和审美趣味。对于此书，许多学者都曾给予非常高的评价，其中尤以林语堂与俞平伯两位先生的评价最具代表性。林语堂非常喜欢这部作品，将主人公之一的陈芸称为“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，并将《浮生六记》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，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扬；俞平伯则赞美该书道：“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，只见明莹，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；只见精微，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”，“无酸语、赘语、道学语。”总之，

对于浮生六记这部作品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得风气之先的一部重要作品，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之作，是热爱古代文学的读者不可错过的一部杰作。

此次重版，汲取各家所长，在译文上更适合现代读者阅读，并且对于前四篇真品做了颇为精当的点评与赏析，非常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这部作品。此外，在附录部分，我们收录了伪作《中山记历》与《养生记道》，以及林语堂、俞平伯两位先生关于此书的两篇序文，希望读者朋友可以参考阅读。

目 录

闺房记乐 / 3

闲情记趣 / 5

坎坷记愁 / 83

浪游记快 / 133

附录一 伪作两卷 / 205

中山记历 / 207

养生记道 / 236

附录二 / 253

《浮生六记》英译自序 林语堂 / 255

重刊《浮生六记》序 俞平伯 / 260

《浮生六记》年表 / 263

卷一

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；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；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；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

芸既长，嫀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；克昌从师修脯无缺。一日，于书簏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；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

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

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

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已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

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唯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

是夜送亲城外，返，已漏三下。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已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

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，大醉而卧；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；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

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

余笑曰：“唯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；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

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专役相迓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

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。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，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！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

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中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

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

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板桥内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意也。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面俱绿。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

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稟命吾母，携芸消夏于此。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，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为令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《南华》取其灵快，匡衡、刘向取其雅健，史迁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浑，柳州取其峭，庐陵取其宕，三苏取其辩，他若贾、董策对，庾、徐骈体，陆贽奏议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

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，唯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

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，卿爱宗何人？”

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诗潇洒落拓；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

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

芸曰：“格律谨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非杜亚于李，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

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。”芸笑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，时感于怀，未尝稍释。”

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芸曰：“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

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三白为卿婿，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？”

芸笑曰：“白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（吴音呼别字为白字）。”相与大笑。

余曰：“卿既知诗，亦当知赋之弃取。”

芸曰：“《楚辞》为赋之祖，妾学浅费解。就汉、晋人中调高语炼，似觉相如为最。”

余戏曰：“当日文君之从长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”复相与大笑而罢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羁；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礼。偶为之披衣整袖，必连声道“得罪”；或递巾授扇，必起身来接。余始厌之，曰：“卿欲以礼缚我耶？语曰：‘礼多必诈。’”芸两颊发赤，曰：“恭而有礼，何反言诈？”余曰：“恭敬在心，不在虚文。”芸曰：“至亲莫如父母，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”余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芸曰：“世间反目多由戏起，后勿冤妾，令人郁死！”余乃挽之入怀，抚慰之，始解颜为笑。自此“岂敢”“得罪”竟成语助词矣。鸿案相庄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

家庭之内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问曰：“何处去？”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见之者。实则同行并坐，初犹